

新史学译丛



中国文学中的 孤独感

【日】斯波六郎 著

刘幸 李墨宇 译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新史学译丛



中国文学中的 孤独感

[日] 斯波六郎 著

刘幸 李翌宇 译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 / (日) 斯波六郎著; 刘幸, 李墨宇译. —北京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9. 11

(新史学译丛)

ISBN 978-7-303-24887-2

I. ①中… II. ①斯… ②刘… ③李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9)第 172331 号

营销中心电话 010-57654738 57654736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<http://xueda.bnup.com>

ZHONGGUO WENXUE ZHONG DE GUDUGAN

出版发行: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

北京市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 12-3 号

邮政编码: 100088

印刷: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890 mm×1240 mm 1/32

印张: 7.375

字数: 170 千字

版次: 2019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59.00 元

策划编辑: 谭徐锋 宋旭景

责任编辑: 李云虎 李双双

美术编辑: 李向昕

装帧设计: 王齐云

责任校对: 韩兆涛

责任印制: 马 洁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 010-57654750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: 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: 010-57654738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 010-57654758

中文版序

初读此书时，我还是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本科生。那个时候，在中国文学研究室，文学方面有横田辉俊副教授，语言学方面有古田敬一教授、森野繁夫副教授等几位先生。

原子弹爆炸之后，广岛沦为一片废墟。斯波六郎博士到这里来赴任，担任广岛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的教授一职。我从恩师森野繁夫先生那里听到过关于斯波先生的一些逸事。曾经挂在研究室的斯波先生的墨宝“师严然后道尊”（《礼记·学记》），无论是从文辞上还是从字迹上，都颇能彰显斯波先生的人格。



斯波六郎书

这回，趁着为中文版作序的机会，我又重读了一遍此书。虽然无法清晰地回想起20岁之前初读此书的感想，但如今自己也到了耳顺之年，对“孤独感”这一问题，多多少少能够理解一些了。

斯波先生对孤独感的研究，除了极具说服力之外，其考证的严谨准确也自不待言。随着对作品的例举分析而展开论述，读者也能够充分理解中国文学中的孤独感。我自己也真想以学生的身份，去听听斯波先生的课。

我们国家的中国文学研究，首先留意的是对中国的古典作品进行正确的解读，在对作品充分的理解之上，再进行学术上的考

证。这种以考证学为基础的研究成果，有一部分被译为了中文，中国学者也能够读到。我们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，则大多阅读了以中文写成的论文。从这个意义上讲，研究成果的交流是单向进行的。

这一次，刘幸、李墨宇两位同学将斯波先生的大作译为中文，使得这本书不仅能够被中国的学者读到，还能够被普通的读者广泛读到，这真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。此书的翻译颇为困难，不仅仅是将日文译为中文那么简单。译者如果对中国文学缺乏深刻的理解，是难以做到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可以说两位同学为中日学术交流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。

对我自己来说，能够得到撰写这篇序文的机会，先于他人读到此书的中文翻译，也是莫大的幸运。再次向刘幸、李墨宇两位同学奉上诚挚的谢意。

衷心期待今后有更多日本学者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可以被译为中



斯波六郎像

文，研究成果的交流不再是单向进行，而是双向的互动。

广岛大学教授 佐藤利行^①

^① 佐藤利行(Sato Toshiyuki, 1957—)，日本著名汉学家，现任广岛大学副校长、文学研究科教授，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六朝文学和中日比较文化学。有《陆云研究》《西晋文学研究》《王羲之研究》等专著行世。

目 录

- 第一章 孤 独 / 001
- 第二章 隐 者 / 010
- 第三章 《诗经》 / 014
- 第四章 屈 原 / 017
- 第五章 宋 玉 / 027
- 第六章 项 羽 / 032
- 第七章 汉代的诸位作家 / 037
- 第八章 阮 籍 / 048
- 第九章 刘 琨 / 053
- 第十章 左 思 / 061
- 第十一章 鲍 照 / 073
- 第十二章 袁 粲 / 084
- 第十三章 陆 机 / 087
- 第十四章 王羲之 / 096

第十五章	陶渊明	/ 108
第十六章	杜甫	/ 140
第十七章	李白	/ 161
附录	中国文学中的融合性	/ 187
后记		/ 213
译者后记		/ 219

第一章 孤独

《孟子·梁惠王下》中有言：“老而无子曰‘独’，幼而无父曰‘孤’。”此外，“老而无妻曰‘鰥’，老而无夫曰‘寡’”。这四者合起来，被视为“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”。然而，在孟子这里，“孤独”这样一个复合词尚不见使用。

接下来到了《荀子·王霸》，其中虽然有“孤独鰥寡”^①这样的措辞，但这还不能和“孤独”这样一个复合词等而视之。

不过，人们普遍认为“孤独”这个复合词是承续了孟子和荀子的意思演变而来的，在《礼记·王制》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，以及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中已经能够见到了。^②作为“孤独”这个词而言，这是最早的用例。

只不过，这几个用例主要指的是在物质生活方面无所依凭的意思；

① 《荀子·王霸》：“政令制度，所以接下之人百姓。有不理者如豪末，则虽孤独鰥寡必不加焉。”——译者注。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，为尊重作者及原文，本书均未对斯波六郎的知识性观点做改动，后不赘述。

② 《礼记·王制》：“养耆老以致孝，恤孤独以逮不足。”《淮南子·时则训》：“养幼小，存孤独。”《上林赋》：“恤鰥寡，存孤独。”

而今天普遍使用的“孤独”这个词主要指的则是精神生活，其内涵略有偏差。

此外，如果认同“特”字与“独”字相通的话，那么，搜寻“孤特”这个词，在《管子·明法解》《韩非子·孤愤》，以及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所引陈馥写给章邯的信中，也能见到^①。不过，在这些用例中，“孤特”指的是在政治以及人际交往的对外关系中处于孤立无缘的状态，并非从个人精神生活的角度所谈。

那么，从精神生活的角度出发，或者说，至少也要更多地包含一些精神生活层面的意思，这样一个“孤独”的出现，我认为最早也要等到2世纪中期以后，临近东汉末期的时候。在《楚辞·七谏》王逸注中见到的“孤独”，以及《毛诗·小雅·正月》郑玄笺中出现的“孤特”（“特”与“独”相通），便是此例^②。可以认为，这 and 现代日语中的“孤独”已经非常接近了。

虽然说在中国，与这个意思相勾连的“孤独”这个词是在2世纪中期以后才出现的，但是，对孤独这种情绪的自觉意识却在更早之前就有了。

从这里开始，我想要谈的“孤独”，都遵循现代日语的意思。

① 《管子·明法解》：“故法废而私行，则人主孤特而独立，人臣群党而成朋。”《韩非子·孤愤》：“处势卑贱，无党孤特。”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今将军内不能直谏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常存，岂不哀哉！”

② 《楚辞·七谏》：“块兮鞠，当道宿。”王逸对后一句注有：“夜止曰宿。言己孤独无耦，块然独处，鞠然匍匐，当道而踧卧，无所棲宿也。”《毛诗·小雅·正月》：“念我独兮，忧心殷殷。”《笺》：“此贤者孤特自伤也。”本书第三章中，斯波六郎在讲解《诗经》时再度引用了此诗。

多年以前，在某本杂志上，某位作家，大致写过这样一件事：据东京警视厅的调查，自杀者分为写了遗书的和没写遗书的两种。而且，年轻人几乎都写了遗书，而中年以后的人则不怎么写。这是因为中年以后的自杀者有非常复杂的情况，往往认为他人是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。换言之，其本质是排斥他人的理解的。因为已经复杂到了排斥他人理解的程度，所以遗书就没法写了。

正如这件事所表明的那样，这种认为一切都只是自己个人的问题，没有可以停靠的港湾，孤立无援的心绪，换言之，令自己感觉到孤独的心境，便是“孤独感”。

然而，这种孤独感也并不是只有自杀者才会感觉到的，只要是会内省的人，都会在这方面或多或少有一些经验吧。此外，如果对这种个人体验到的孤独感追究到底的话，想来也不难注意到，人之为人，终归是孤独的吧。

人类这种生物是会经营社会生活的。《荀子·王制》中曾写过这样的意思：人类啊，单就一个人的能力来看，是很贫弱的，负荷之力不及牛，奔跑之速不及马。然而尽管如此，却能使役牛马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人能经营集体生活吧。（力不若牛，走不若马，而牛马为用，何也？曰：人能群，彼不能群也。）

写下这本《荀子》的荀况是公元前4世纪与公元前3世纪之交的人，这些话似乎很早就暗示了人是具有社会性的。

然而，一方面人类原本就具有这样的社会性，但与此同时的另一方面，从一开始，人类也有着人人殊异的性格。

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》中已有“人心之不同也，如其面焉”之语。在我想来，从这句话看，古人已经隐隐约约地察觉到这一点了吧。“人心之不同”，指的是人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。说得极端一点，这也暗示着每个人都是各自孤独着的。

此外，还有“同床异梦”这个成语，虽然不是那么古老，但如果从它所暗示的人类的孤独性来看，也是意味颇深的。

人就是这样，一方面有着“社会属性”，但另一方面，又有着“孤独性”。也不妨说，正是因为“孤独”，所以才要造出一个社会吧。

那么，“孤独感”的深处，到底是什么呢？是生命的不安感吗？人在任何时候，都在心里的某个角落里，藏有一种动物性的、对生命的不安感。以此为根源，难道不会感觉到“孤独”吗？

关于这种不安感，在《列子·天瑞》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。过去，在杞这个国家里，有个爱操心的人，他担心着天会不会坠下来，地会不会裂开，甚至担心到了不吃也不睡的程度。他有这样的担心，而又有人因此而担心他，特意跑去慰问他。“杞忧”或者是“杞人忧天”的成语，便由此而来，表示的是“对小事也极端操心”。

此外，到了3世纪的时候，有个叫阮籍的人，他是所谓“竹林七贤”中的一位。此人在《大人先生传》这篇文章中也曾表达过这样的意思：在过去，天在下头，地在上头，反反复复颠倒，现在是变成了这样，但还没有安定下来。^①

① 其原文为：“往者，天尝在下，地尝在上，反复颠倒，未之安固。”

列子的故事也好，阮籍的文章也好，都是出于表达他们各自哲学的需要而写下的。而阮籍有这样的想法，恐怕尤其是因为对当时局势的不安。总之，从这两个人的想法来看，虽然颇有趣味，但是也可以说，这象征着人类生来就有的不安感。

不过，不安感在一方面表现为忧愁，另一方面也表现为苦恼。也可以说，人与生俱来就怀有的“不安”，其实就是“忧愁”与“苦恼”。

关于此，庄子早就有言：“人之生也，与忧俱生。”（《庄子·至乐》）他也表达过“人生中各种各样的担心太多了，仔细想来，一个月里头，能开口大笑的日子也不过就四五天罢了”^①（《庄子·盗跖》）这类的意思。这是说，人在一生当中，总为忧愁所缠绕，苦恼的日子一天接着一天。因此，庄子才会说：“寿者惛惛，久忧不死，何苦也。”（《庄子·至乐》）

遭逢“忧愁”“苦恼”——其根柢乃是“不安”，同时，当这种“不安”没法传递给任何人，只能是自己一个人的感受时，所谓“孤独”的感觉便会油然而生。

然而，孤独感并不总是在独自一人时产生，也有可能是在众人之中。山上忆良^②曾有一首和歌：

① 其原文为：“人上寿百岁，中寿八十，下寿六十，除病瘦死丧忧患，其中开口而笑者，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。”

② 山上忆良（660—733），日本奈良时代初期的贵族、歌人。701年，他曾任日本第八次遣唐使团的少录，即书记官。次年随唐都长安，两年后归国。其汉学造诣较深，擅长作中国古诗。曾编纂和歌集《类聚歌集》，后失传。本书对日本和歌的汉译，主要参考了李芒的《万叶集选》。

忆良将罢宴，怨不再奉陪；娇儿正哭泣，阿母待我归。

(憶良らは今やまからむ子泣くらむそのかの母も吾を待つらむぞ。)

在《日本文学》昭和二十八年(1953年)七月号中，西乡信纲对山上忆良的这首作品，有这样的论说：

将这首《罢宴歌》，简单地理解为歌唱家庭感情，未免失之浅俗。紧随这首作品之后的就是大伴旅人^①的“忧烦无补益，何必苦思量；且饮杯中酒，浊亦发清香”(憂なき物を思はずは一杯の濁れる酒を飲むべくあらし)等十三首《赞酒歌》。这些都是对享乐的贵族生活的抗拒。如果没有考虑到态度冷淡地立于宴席中的山上忆良的心绪，那么无论如何也没法对这类和歌的创作缘起有具体的理解吧。像“憶良らは(我忆良啊)”这样，强调着自己的名字，唱出和歌的方式，也明显地将这种抗拒呈现了出来。

我觉得这个论点非常有趣。在这里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些画蛇添足，我将自己的一点看法加在后面。山上忆良在众人得意扬扬享受荣华生活的时候，没法与周遭调和，只能看见一个被遗弃的，孤零零的

① 大伴旅人(665—731)，日本奈良时代初期的政治家、歌人。他曾以大宰帅的身份至九州的大宰府赴任。730年，被任命为大纳言而回京，翌年升格至正二位，不久后病逝。他以终身嗜酒、赞酒，并在歌作中直率表现怀乡情绪而闻名。

自己。这就感觉到了一种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出来的寂寞感。由此，才想要早一点回到妻子身边，这便是创作这首和歌的动机吧。这种一个人孤零零的感觉，通过“忆良啊”(憶良らは)这种将自己明确凸显出来的方法很好地表现了出来。在中国，《诗经》《楚辞》中也是如此，当意识到一个与他者隔绝开来的自己的时候，“我”“余”“吾”之类的第一人称代词就会被频繁使用。这是一种在众人当中感到孤立的感觉，也就是在众人中的孤独感。

《庄子·则阳》中也表达过“虽然活在人群之中，但无论如何，也有人不愿意和周围之人全无隔阂地融到一起。这样的人，便是陆沉”^①的意思。沉于水中，是很自然的事，但“沉于陆地”，则是譬喻虽然在人群之中，但想要与之融合则不可能。也可以理解为，即便想要去解决这一隔阂，也依旧会见出人群中的“孤独感”。松尾芭蕉也无法与时世相调和，紧紧抱着一个孤独的自己，并且将这种感情往深处挖掘。我想，他正是以这种孤独感为基础，才写下了他的那些俳句吧。

这里的孤独说到底是在精神上的问题，但正如一开始所引用的《孟子》《荀子》中所见的“鰥寡孤独”那样，这也是一个物质上的问题吧。

此外，孤独感是被他人所排斥时，或者说，感到被他人排斥时，又或者，感到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时的一种心理状态。进一步说，是自己的想法无法与他人相通，感觉到只有自己被遗弃后，自己看着自己时，生发出来的一种心境。因此，也可以说这是自我凝视

^① 其原文为：“是圣人仆也。是自埋于民，自藏于畔。其声销，其志无穷，其口虽言，其心未尝言。方且与世违而心不屑与之俱。是陆沉者也，是其市南宜僚邪？”

时的一种感觉。可是，并不仅仅是在有孤独感的时候才会自我凝视，在道德反省的时候，也会自我凝视。

我们在自己反省自己内心的时候一定会注意到，除了“我”之外，还有一个注视着“我”的另一个“我”，更进一步讲，注视着这一切的第三个“我”，第四个“我”，多少个“我”都是存在的。第二个“我”注视着第一个“我”，这就是自我凝视。因此，从道德的立场来看，我，以及我看着我自己，都是自我凝视。在老庄那里，这被称作“见独”。“独”是一个人——自己，自己反观着这个自己，便是“见独”。在儒教中，这被称作“慎独”。这个“慎独”一般都被解释为，当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举动应当谨慎不苟。但这个词并不是这么平庸、浅薄的意思，而是说自我要随时回看自己的整体，慎重对待，这里头有一种对心性整体的慎重。这也是自我凝视。

这样，“反省”“见独”“慎独”，三者都是“自我凝视”。然而，这三者和生发出孤独感的自我凝视还是有些许不同。也就是说，生发出孤独感的自我凝视以感情为主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伴随有一种寂寥感。与之相对，反省、见独和慎独中的自我凝视，则完全是理智的行为。因此，也可以说，这两者之间有一种感情与理智的差异。

此外，我们本来就有这样一种自我凝视——从而生发出孤独感——的习性。但是在匆忙的世间，却为外物所役，忘掉了这一习性；或者被什么东西所束缚，抹去了这一习性。然而有可能在某些机缘下，偶然间凝视到自己，从而感觉到了孤独。催生出这种感觉的原因有很多种，由此而生发出的孤独感也有很多种，对此进行精密的分析，从

而加以说明是相当困难的。这方面的研究恐怕要属于心理学的范畴了吧。

以上是就“孤独感”的意思大致谈了谈。而在中国文学中，这种孤独感是如何表现的，便是接下来我想谈的内容。